

2501

22



2 87

盘龙文史资料

昆明市盘龙区政协编

昆明市盘龙区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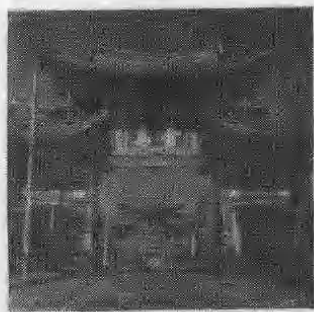
94t217/30 21t217/30



六十年代的古幢 蔡芝芬供稿



五十年代古幢公園一角 艾奇供稿



五十年代金馬、碧雞坊 艾奇供稿

目 录

昆明城索源·····	万揆一	(1)
盘龙话旧录·····	万荣椿	(10)
昆明最大的一个迷信胜地——东嶽庙 ·····	彭幼山	龙年 (17)
昆明拉偶队的活动·····	荣 泉	(23)
南屏大戏院琐记·····	怀 星	(32)
盘龙江水滋润的山茶花···	袁留安 李瑞	(38)
抗战时期昆明话剧的劲旅·····	毛祥麟	(50)
盘龙区人物——李烂高·····	李 瑞	(62)
龙云怎样脱虎口·····	陈賡雅	(65)
曾泽生生平简记·····	张在川	(69)
陈瓦房地区遭遇战·····	沈金泉	(84)
日机轰炸昆明简记·····	沈金泉	(86)
“七·一五”夏令营事件侧记···	方 正	(90)
忆陈小航(罗稷南)老师·····	雷溅波	(97)
记回族革命先烈马登云祖父——马观政 ·····	纳 文	(103)

回忆《五月》诗刊·····	孔庆福 (111)
甘福田烈士传略·····	万炳麟 (115)
卅年代昆明文艺事业的开创者——展秀山 ·····	展丽君 龙显球 (120)
解放前的照像业 ·····	彭幼山回、忆序玲整理 (123)
有关唐继尧二三事·····	莫汉勋 (129)
杜文秀纪年大事表·····	起克文 (133)
杨大安堂·····	方 玲 (64)
封二 六十年代的古幢·····	龚芝芬 供稿
封三 五十年代的金马碧鸡坊 ·····	艾奇 供稿
五十年代的古幢公园一角·····	艾奇 供稿

昆明城索源

万 揆 一

从清代中叶到现代，关于唐代古城——拓东城有两种说法。过去有人说云南省城即拓东城，现在有人说，今天的昆明市，是由拓东城发展起来的。

拓东城位于今德胜桥外，盘龙江东岸直到原状元楼附近金汁河西岸之间，但早已划出云南府城之外。因此，陈荣昌和顾视高两位乡先辈，在续修《县志》时，对“今省城即拓东城”的提法提出过质疑。

然而，说昆明由拓东城发展而来，那便是历史事实了。

昆明境内，两千多年间有过谷昌、苴兰、拓东、善阐、押赤、中庆等城名。就让我们从最早的谷昌—苴兰—拓东古城谈起。

据《史记》，昆明地区的部族，以“滇”最大。战国时期，约在公元前290—前270年之间，楚将庄蹻率军到达滇池，“以其众王滇”。元封二年（前109），西汉王朝派兵入滇，滇王投降，在云南建置了益州郡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今昆明、呈贡、晋宁……，都归益州郡辖。蜀汉建兴三年（公元225年）、诸葛亮南征获胜，改益州为建宁。此后，从晋到唐初，郡名或改宁州、昆州，或称云南，名称不一。唐懿宗咸通三年（862）担任安南经略史蔡袭属官的樊绰，曾深入南诏控

制地区实地调查，在其所著《蛮书》中，记下了有关昆明城池的简况：

（拓东）城西有汉城，土俗相传是庄蹻故城。城之东十馀里有谷昌村，汉谷昌“王”（应为“县”）故址也。

可见，当时城西既有“庄蹻故城”，城东又有汉代谷昌县的遗址。至于详细情况如何，并没有更多的资料留存下来。

明代万历初，知名学者李元阳在《云南通志·古迹志》中另有所说：

苴兰城在（云南）府城北十馀里，楚庄蹻王滇时所筑，名谷昌城。旁有玉女城，乃梁王所筑。

这就是说，庄蹻入滇后，曾在今昆明市北郊筑了苴兰城，又名谷昌城。

这个谷昌城，清初尚有踪迹可寻。雍正《云南通志》说：“谷昌城在云南府城北七里，遗址尚存。”不过，到清代后期就难以寻觅了。因此，戴纲孙在《昆明县志》中记述：“谷昌、建伶，古县也。然其迹皆芜没不可考。”

史有确据的拓东城

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（766）的《南诏德化碑》中有一段：

……（赞普钟）十二年冬，……（王）次昆川，审形势。言山河可以作藩屏，川陆可以养人民。十四年春，命长男凤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，居“二诏”，佐镇抚。于是威慑步头，恩收曲靖。颁告所及，翕然俯从。……

“赞普钟”是南诏阁逻凤的年号。上引碑文告诉后人，赞普钟十二年冬天，阁逻凤出巡国内，来到昆川（滇池）。他认为地势重要，能够拱卫本国腹地，不乏水利的辽阔土地又便于

耕种。到赞普钟十四年（765）春天，即命长子凤迦异前来，筑成拓东城。且以“二诏”——南诏王代表的身份，驻守拓东。

在昆川筑城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拓东城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，引曲靖、控步头（元江），对平定不久的爨氏势力，起到抚绥作用，南诏的统治地位大大巩固了。

拓东城的建筑年代，《蛮书》指为广德二年，即阁逻凤巡视滇池地区的次年。而它在昆川的什么方位，并未明确指出，仅言“东北有井邑城隍，城西有汉城……城之东十馀里有谷昌村”。尽管如此，但文献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。

现存的最早明代方志——成书于景泰五年（1451）的《云南图经志书》中有一条记载：

南坝闸，距郡城五里许。其东北所出诸泉，咸会于盘龙江。至松花坝则分而为二。其一由金马山之麓流经春登里，其一由商山之麓流过郡城。蒙段氏时，由金马堤者多种黄花，名绕道金稜河。由商山者堤上多种白花，名紫城银稜河。……今南坝之水，即紫城银稜河之所流也。……

倪蜕在《滇云历年传》中有所考证：

春登，今东门外里名。金汁河之所经则春登堤，金汁河堤也。……

《志》文中所说的“蒙”、“段”，在时代概念上非常含糊。“蒙”为唐王朝给南诏国王的赐姓，“段”即宋代大理国主的姓氏。日后的《南诏野史》，采用了“黄花”、“白花”的情节，说那是大理国主段素兴（？—1044）所为。而蒙段一语中的蒙，却舍而不谈了。

金稜河即金汁河，银稜河即盘龙江。所谓“紫城”，所谓“绕道”，都应当与城有关。故能约略看出，拓东城的地理位

置，当时应界于盘龙、金汁之间。

拓东城建成后二十年，继位为南诏王的异牟寻巡游前来。在城西北郊“遍地是螺壳”的螺岩（圆通山）间，曾命从人书有题词。题词在一千一百多年之后被发现了。

发现经过，值得简要介绍一下。1937年，原云南省政府拨款修整圆通公园。曾任市长的庾恩锡主持其事。他邀请对园艺研究有素的赵鹤清先生协助，在圆通寺后的岩间一个盈尺的“寿”字右侧，发现写有两行“笔画兼篆隶楷，圆劲有古意”的题石：“元封元年春正月，奉旨书于崇嵩之石壁”。其中“书”、“壁”两字，“似篆似隶，在可解不可解之间”。

元封是西汉武帝的年号之一，司马迁又曾经“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”，因而有人认为，题词或与此事有关，书写时代属于西汉。

赵鹤清把此一情况告诉了同乡年友由云龙。由先生从司马迁到过的昆明、并非拓东城所在地区的史实出发，根据有关文献，考出异牟寻在唐德宗兴元元年（784）改元元封，因而确认题词乃异牟寻所为。他写了《圆通山摩崖“元封”字考》一文，发表于1937年6月22日的《云南日报》。

拓东城不独形势重要，土地肥沃，而且风景宜人。南诏崇奉佛教，当年螺岩附近，建有补陀罗寺，拓东城西不远，也建成了常乐、慧光两寺和两座高十馀丈的佛塔（即东西寺，建造年代有三说，在公元785—859之间）。它成为南诏的“东都”、拓东节度官的驻地。为了促进城市的繁荣，贞元十年（794），曾把西北方一些被它征服的部族移来“数万户，以实其地”，另外又从西方迁来“千馀户，分隶城傍，以静道路”。

公元823—859年在位的南诏统治者券丰休，把拓东改名为善阐。十八年后继位的隆舜，还为儿子舜化在“城东……筑小

城”，看来，拓东城逐步向东扩展了。

拓东小城的确切“四至”，今天已难稽考。

向西发展的善阐城

后晋高祖天福二年（937），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。北宋神宗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岳侯高智升平定内乱，出任善阐府长官。从此，这儿成为高氏世袭领地。智升子升泰，且被封为善阐侯。

大理国时期的鄯阐城，已经开始向西发展。今天的威远街，有过“段氏东府”。府后有“清侯井”，明代方志说它“在布政司内，段思廉封高智升为善阐‘演习’（地方主官），号‘清侯’凿井得泉，因而名之”。还有“阐西井”，“在城隍庙（今劝业场五一电影院）内。土人取之濯丝，以织土锦，其色鲜明。”而五华山麓，也有过高智升的别业遗址。记得六十年代和于乃义先生谈及宋代善阐城时，他有所考证，初步意见是，城西已达今东寺街一线，北则平今长春路。

高智升父子驻守鄯阐，遍封族内子姪孙辈到附近镇守，拱卫“东都”，逐步形成一个以善阐城为中心的势力集团。北宋哲宗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高升泰取代段氏为王，两年后，其子泰明虽然遵遗命还政段氏，但高氏势力已根深蒂固。高泰明仍被称为国主。外国使臣前来朝贡，首先觐见的就是“高国主”。一直到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，驻守楚雄的高量成（泰明之孙）平定叛乱，成为权力人物，大理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，才由今天的昆明移往楚雄。然而，驻守善阐城的仍是量成的子孙高观音明、高明生等人，一直到元宪宗四年（1254），元军继攻占太和、入据善阐，大理国灭亡时为止。

向北扩展的中庆城

“昆明”一词，最初是作为部落名称出现在古代史籍中的。据马瑞临《文献通考》等书记载，它指的是生活在“樸榆”（大理）地区，“以西洱河（洱海）为境”的一种部族。唐代虽有昆明县的建置，但“昆明城在东泸之西”、“边近泸水”，应在今四川西南的盐源县附近。今天的昆明，唐代以前称“滇”、“昆州”，南诏时期有拓东（后改善闡），一直为大理国所沿用。

《世祖皇帝平云南碑》记载，公元1252年，元宪宗派皇太子忽必烈出师南征，次年十二月攻抵大理都城。1254年春，忽必烈“振旅而还”，留下大将兀良合台继续略地。没有多久，便攻占了善闡。

过去认为，从元初开始，把今天的昆明呼为押赤城。但从有关文献看来，“押赤”（或称鸭池城子，或译雅歧）之称，应早于元初。因为，《元史·兀良合台传》记述，公元1254年（甲寅）秋天，他“分兵取附都善闡……，遂进至乌蛮所都押赤城”，可见善闡城当时便有着“押赤”的别称了。

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，宪宗四年（1254），在善闡府先设立了昆明“千户”两个。次年更在境内设置了四个万户府。“至元七年（1270）改为路，十三年立云南行中书省，初置郡县，逐改善闡为中庆路”。

《元史·地理志》虽误记滇池之滨的昆明县为唐代所置，但元王朝所立的昆明千户，却是历史上在本地区首次以昆明为地名的开始，一直沿用到现代。由于是中庆路的首府，原来的善闡城也有了中庆城之称。

兀良合台最初看到的善闡（或押赤）城，“城际滇池，三

面皆水”，这虽和滇池当年的面积比现在大得多的实际情况分不开，但“西南濒昆池”的地理环境，说明了大理国时期它已开始向西发展的事实。

元王朝的“行中书省”，就设于“段氏东府”内。”中庆城北隅高阜之上，建造了悯忠寺。首任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·赡思丁，在城内创立孔庙，“建省堂，筑馆驿，导水、治桥，兴市井”，中庆城日益繁荣。至元三年（1266）来华游历、留居我国共十七年的马可孛罗，到过中庆（押赤）城，赞它是“一座雄壮美丽的大城”。今天珠玑、金牛两街联接点外的盘龙江上，“横波植柱，栈木布土”，架成便桥，“往来者动摇惊惧，如临堰渊水”，每年雨季，河水骤涨，水湧流急，便桥“顺流一空。且修且坏，岁以为常”。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另建坚固的大桥。《至正桥记》中指明桥在“城之东百举武（步）”。可见中庆城的范围，已上抵五华山，右达日后的大东门。其时，城内一隅，也已建造了梁王宫（宫址有三说。一谓在“城东长春观”，一谓在今象眼街南段的布政司樵楼，另一则说它在九龙池，即翠湖。但康熙《云南府志》指明“在城中”）。

尽管城区已向北扩张，而对原来的拓东古城也并未弃置。在今天的拓东路中，还建造过万庆寺。寺前“穿街而建”成“圆基方洞容人行”的白塔。此塔毁于清末民初，仅遗有白塔巷名，现已辟通为宽阔的白塔路。

前面提过，南诏王隆舜曾在拓东城东，为其子建造“小城”。其地址或即在今五里多附近。因为在元代，那儿曾经空前地热闹过。

梁王不但在城内有王宫，在城外还有离宫。离宫地址，即在五里多。如果原来没有一定基础，把离宫地址选择在那儿，

似乎就是件突然的事了。

梁王到云南后，袭用蒙古统治者的“斡耳朵宫帐制”（正妻、次妻、宠信姬妃分住四个“斡耳朵”，统率所属婢妾，管理“汗”的财产），建造重宫覆殿，恣意享乐。清初官渡学者王思训，在《斡耳朵怀古·诗序》中指出：“斡耳朵，梁王离宫也。在滇城东五里。”诗“珥环香剩野棠风”句注：“元亲王妃、主，住第三、第四斡耳朵”。当时的五里多，不但宫室丛立，且曾设有城池。明军平滇后十馀年，来滇寻找父亲遗体的王绅，就曾被“导至兀儿（斡耳）朵东门外之百步”。说明虽然人去殿空，但宫室城郭犹存。

同诗“塚傍金稷吊上公”句注：“元平章瞻思丁有功德在滇，死葬金汁河，即斡耳朵地”，其实，正如《元史》本传所说，赛典赤·瞻思丁死后，“葬善阐北门（外）”，址在今松花坝马家庵，五里多现存的建筑物，不过是后人建立的纪念性设施。一北一南，大相牴牾。这也是过去使人对拓东一善阐城确切位置产生怀疑的一个因素。

昆明城明初定型

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九月，傅友德等帅师征云南，十二月兵临中庆城下。梁王率妃嫔等“走晋宁”，兵溃将被追及，投滇池自杀身死。

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正月，明廷改中庆路为云南府，治昆明县。

明代建置的云南府城，亦即“会城”、“省城”。它继续向北扩展，菜海子（翠湖）、圆通山一片包围入城，建造了“周九里，高二丈九尺二寸，设门六，上皆有楼”的砖城。大理国时期向西扩建起来的、盘龙江西岸的善阐城，南部划出城

区。南诏最初兴筑的拓东，已位于府城的东南郊了。

一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，尽管名称或有改动（如孙可望改云南府为昆明府，改昆明县为昆海县；李定国接永历帝到来后则称“滇都”），城池或增修，或重修，但昆明城的范围未再有变动。辛亥革命后废府存县。1922年以城内原崇东、崇西、世恩、报功、城近郊外东、外西、外南等七区合建昆明市，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路乡村则属昆明县辖（拓东城所在的盐行街、塘子巷、太和街、白塔巷一带，当时属“商埠第二区”）。昆明市政公所（1923年改市政府）还准备“将东南及西北两面大加扩充”，可是，此后二十八年间，并未作出显著成绩。解放后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拆除城墙，1953年并县入市。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跃进，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昆明，面貌不断变化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国民经济稳步上升，昆明市东南西北四郊，新建楼房鳞次栉比，已向四方大大伸展了。

综上所述，楚汉时期的宜兰城或谷昌城，故址早已湮没，无从寻觅，且文献中亦无确切建造代。而昆明第一个有年代可稽、有文献可考的古城，就是公元765年筑造的拓东城。它曾向西扩展，成为善阐府城，接着再向北伸延而成中庆城。明王朝平滇后建置云南府，城区又向北扩，其南则上缩至今天的东风路一线之内。此后五百六十年间，昆明城一直在这个范围内。解放后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它才摆脱了长期落后的面貌，目前正向一个崭新的、现代化的城市不断迈步。

单纯从城建范围就事论事，溯流追源，能说昆明城不是在拓东古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么？

一九八七年四月，初稿于温泉。

盘龙话旧录

万荣椿

今天的盘龙区内，有着许多历史遗迹。证明了它在明、清两代，曾经是全省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云南府城的心脏地区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一些古建筑早已桑田沧海，不复存在。有的则遗址依稀可寻。现在就让我们从市中心区的光华、威远、庆云、景星四条街说起——

一、光华街中话督署

光华、威远两街到原近日楼南的一片地区，明清时期官衙林立，主管全省军、政、财、司法、教育、粮盐、水利等事务的机构，都设在这里。

先说明代。崇正门（清改丽正门，即近日楼所在的城门）内，有主持全省军事的“帅府”（“总兵、镇守、参赞三司等官，遇有边境重务，会议于此。议定然后行之”），有巡抚（都御史）办公的“旧察院”（大东门内巡按御史驻地称“新察院”），有作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布政使处理公务的布政司署，有执法的按察司署，以及统率卫所、“掌一方之军政”的都指挥使司署。

顺治十六年（公元1659年），清军平定云南。首任云贵总督赵廷臣把绿水河东的广南卫旧地，改建为总督部院衙署。由于吴三桂以平西王身份坐镇云南、兼管贵州，云贵总督署初迁曲靖，继移贵州。直到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清军荡平吴乱，云贵总督蔡毓荣才在“三牌坊西”重建新署（今胜利堂址），一直到清亡。

督署大门前，有一条两旁筑有墙壁的甬道。总督出行，外人不能得见。甬道同时又是来访官员的座轿、伏马的停歇地——日后成为甬道街。

明清时期的巡抚，带有都（副）御史的加衔。通化街有座五灵庙（今景星街东原交警队址），清初的云南巡抚署，就设在庙侧。康熙二十一年，滇抚王继文在三圣庙另建巡抚都察院（今如安街八中右前，昆明父老习惯称之为“抚台衙门”）一直到清亡。

清代的粮储水利道衙，康熙二十二年从城外云津桥（德胜桥）迁到五灵庙右。驿传盐法道署原在绿水河，雍正初迁到丽正门城下（今百货大楼左），雍正八年（1730）设立的盐库大使署，也设在盐法道内。

二、威远、庆云话藩、臬

威远街菜市一带，解放前被唤为“藩台衙门”。

藩台，即布政使。清初，藩署原设于大东门内，因毁于战火，曾迁往南城外三市街（今正义路南段）。“吴乱”平定后，暂迁往西城前明察院废署。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布政使于三贤到任后，鉴于“署在城西隅，湫隘卑湿”，诸多不便，向督抚请求拨地搬迁。云贵总督范承勋让他修葺明季“闽司衙